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天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致百戶賜紫金魚袋同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八魏上章浩灘盡重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宣州將田頔

錢鏐使其從弟鉞拒之鉞音求二月庚申以西

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

審知同平章事 壬午下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

充清海節度使 李元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朱

全忠之攻逼也治直之翻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

兵以嚴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

謝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

同平章事難乃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

鎮兵十萬擊劉仁恭即讀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

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

禮求援於河東復扶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

黃澤攻邢洛以救之黃澤關在途州 邕州軍亂逐

節度使李鐵懿宗咸通二年升邕管經略使鐵借兵

鄰道討平之 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

平章事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

量時稱良相以其時言之無此為良上素疾宦官樞密

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橫孟翻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

去羌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為

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從千人君

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

其勢未可猝除宜俟難乃漸平以道消息道消息

者言惡者以漸殺其勢則久而自願陛下言勿輕泄

在亂再相  
賜王搏死

王搏之死昭  
宗直寄生  
之君耳

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播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  
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去年胤罷相見上卷意搏排已愈恨  
之及出鎮廣州遣朱公忠書具道搏語是年二月出胤廣州搏語  
即從容言於上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  
輔弼之地上時掌翻下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  
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  
湖南復召還復扶丁卯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青  
州軍監古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  
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搏死

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藍田驛在藍田縣  
於是胤專制朝政動震中外朝直宦官皆側目  
不勝其憤劉季述韓全誨劉仁恭將幽州兵五

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

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後為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

一州之界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始建為乾寧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

寨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鷓堤老鷓堤在乾大破仁恭

斬首二萬級仁恭走保瓦橋老橋在涿州歸義縣南

瓦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秋七月

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洛以

李嗣昭復三關以其地控幽薊建為雄州

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復扶又翻敗補遺翻下同范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堯

三十五里 唐紀與紀年錄同惟唐末見聞錄八月二

十 五 萬 取 馬 嶺 進 軍 下 山 東 其 日

山 東 建 昭 領 馬 步 五 萬 取 馬 嶺 進 軍 下 山 東 其 日

新 德 州 庚 辰 陷 洛 州 薛 史 唐 紀 九 月 嗣 昭 奔 城 歸

也 領 著 三 忽 有 大 風 古 者 云 賊 風 果 於 是 時 李 進 通

又 進 通 敗 奔 歸 太 原 在 八 月 乙 丑 出 兵 救 洛 州 乙 丑 九 日 也

錄 王 鎔 遣 使 和 解 幽

汴 會 又 雨 朱 全 忠 召 從 周 還 澧 州 下 濕 雨 水 難 以 駐

庚 戌 以 昭 義 留 後 子 孟 遷 為 節 度 使 甲 寅 以 西 川

節 度 使 王 建 兼 東 川 信 武 軍 兩 道 都 指 揮 制 置 等 使

於 遂 州 后 武 當 作 武 信 王 建 兼 指 揮 制

置 州 制 置 以 制 宗 信 蓋 諷 朝 廷 以 此 命 之

八 月 李 嗣 昭 又 敗 汴 軍 于 沙 門 河 沙 門 河 疑 當 作

考 異 曰 編 道 錄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李 進 通 領

軍 相 繼 北 征 翌 日 達 滑 臺 軍 前 馳 報 洛

州 朱 紹 宗 因 踰 堞 墮 而 傷 足 為 賊 所 擒 唐

太 宗 在 洛 州 刺 史 朱 紹 宗 挈 其 族 夜 遁 我 師 追 及

之 見 聞 錄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嗣 昭 進 軍 下 山 東

告 捷 取 得 洛 州 下 之 薛 史 梁 紀 八 月 河 東 遣

進 攻 洛 州 乙 丑 朱 全 忠 引 兵 救 之 未

擊 嗣 昭 宣 州 將 康 儒 食 盡 自 清 溪 遁 歸 康 儒 是 年 正 月 攻 睦

新安縣地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為雒山文明  
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貞元元年避  
日清溪屬州九域

九月葛從周自鄴

將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洛

水置營李嗣昭弃城走城而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

邀擊大破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洛州嗣昭弃城而歸是役也王郤郎揚師

復為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二日嗣昭

回被汴州捉到王郤郎編遺錄薛居正

帝遣兵從周屯黃龍鎮親領中軍

懼而奔洛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

召奔洛州敗於青山口

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惡之在已上惡之彦若亦

自求引去徐彥若可謂知遙增時藩鎮皆為彊國

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知柔鎮廣州見二百乃求

代之乙巳以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仍荆南

節度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為雷滿所據肅宗至德

南節度領荆澧朗鄧復夔峽忠貞十州其後增領屢

求劉隸荆南朝廷不許汭頗怨望隸彥若為相執不

是街之及彥若過荆南汭置酒縱容以為言容翻彥

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成汭進中書令雷滿

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采汭甚慙 丙午中書侍郎

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以刑部尚書

朱全忠以  
王格之貴  
志約和

裴執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執贄之子也裴坦見

十一卷 咸通十年 升桂管為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為

節度使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

自洛州移 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

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

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

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鎮州與太原僅隔山

太原四百 困於侵暴李克用自得河 四鄰各自保莫

相救悔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為于偽翻下

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

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以弔窮業若但窮威武則

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

况王氏秉旄五代庭漢元達 紹懿景宗及鎔為

世時推忠孝人欲為之死庸可異乎全忠笑攬式袂

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周式之說朱全忠猶屈完之

守之勢誠亦如此全忠易怒為 乃遣交將開封劉捍

笑而延之以其言中其要害也 入見鎔各將主賓各 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

將子暉為質質音 以文縉二十萬犒軍文者今謂之

花 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從宣翻又細翻 成德判官

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勍車 今雖有朱氏之

大三百 通五

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平彼幽滄易定猶附

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幽劉仁恭滄劉守文

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易定王郜說式丙翻

周式往說全忠復扶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

劉仁恭甲寅授瀛州冬十月丙辰授景州執刺史劉

仁霸辛酉授莫州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焉怒悉

平嶺北湖南之地在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

以備之武德四年分始安置臨源縣大曆

縣在桂州東北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好呼可璠拒之

殷遣其將秦彥暉子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

至士政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范成大桂

曰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為始皇發戍五

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澗離二水之間遺址尚存不

麓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山環之鳥道不可

方軌秦取百粵以其地為桂林郡而戍兵乃止湘

南蓋嶺有峽矜在是稍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

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鄉讀曰曰此西南有小徑

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

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

還紿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比必利翻及也紿充

翻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

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



趣下喻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

州數日士政出降乾寧二年劉士政襲桂州至是而敗桂宜巖柳象

五州後沒于蠻唐初開置粵州乾封中更曰宜州皆

降於湖南新唐書本紀路振九國志楚世家皆云光

化二年殺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

復元年惟曹衍湖湘馬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宣晟自

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丁卯十二月收嶺北七州明

年十月平桂州差繆極甚新唐書方鎮表光化三年

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

劉士政死之歲月既已劉錯又以士政為元靜部將

同死尤為乘誤今據武安節度掌書記林崇禧撰武

成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款自乾寧

三年至光化三年五年矣又與實錄合故從之馬

彥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幾居表為靜江節度使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

潭不能進潭乃定難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

景福二年王勣存表以定殺刺史楊約癸未以保

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義留後朱友謙為節度使請之也張存敬攻定州

義武節度使王告號翻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

將兵數萬拒之唐中世以來方鎮後院兵數昌昌翻處直請依城為

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兵三十

萬攻我漢音開薛史作問傳宗光啓元年幽州李可

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敗補今存敬兵不過

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部乃

義武服  
於朱愈

遣虜直逆戰于沙河沙河在新城易定兵大敗死者

過半餘衆擁虜直奔邊甲由王部弃城奔晉陽虜存素

睦於晉又昏姻也故部奔之軍中推虜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

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虜直登城呼曰呼火本道事朝廷

甚忠義武自張存忠以來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

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臣日王同時立勲王

存與李克用封疆密通即河東之境且昏姻也

修好往來乃常理耳到朝請從此以圖全忠許之州

城池高深朱全忠知不乃歸罪於其汶而族之以謝

全忠以饋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虜直表求節

鉞為于處直處存之母牙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

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易水在易州遂城縣界遠

太子丹送荆軻於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

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史言河北諸鎮皆羈服

其地先是王部告急於河東先悉李克用遣李嗣昭

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政懷州拔之行口進攻河陽河

陽留後戾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

壞音怪城外別立短垣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

以屏蔽謂之羊馬城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鄭

州人也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

河北皆附  
朱愈忠

大正二年

宦官劉

季述幽

帝主太

子

務脩死事見上

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

光化元年上還自華州事

見上卷還從

宣翻又如字忽忽不樂

樂音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

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

密使王彥範薛齊儼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

詐難奉事

佻土彫翻

專聽任南司

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吾南牙百官為南司

吾

輩終懼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

岐華兵為援

岐李茂貞華韓建華戶化翻

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

十一月上獵苑中

苑在宮城北

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

侍女數人明日日加辰只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

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

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

帥讀日率

訪問具得其狀

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

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

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

陳兵以脅百官也

作胤等連名狀請

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

監古街翻上在乞巧樓

按劉季述傳乞巧樓在思玄門內近思政殿

季述仲先

伏甲十千人於門外

即宣化門外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

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

呼火故翻突

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

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

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音

良今人謂議事為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

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願東宮願養也

於少陽院自保養也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樂音何至

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

陛下且之東宮也之往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内耳后曰

宅家趣依軍容語趣讀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

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繞十餘人從才適少陽

院季述以銀搨畫地數上曰搨側加翻數所其時某

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歷數之至

乃手鎖其門銘鐵錮之錮音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

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允牖以通飲食凡兵器針

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

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號音季述等

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考異曰按此月乙酉朔已丑五日庚寅

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

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肯即從之補錄紀年錄言

脅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允牖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與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上養

疾皆程匡柔為宦者諱耳不可信也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緝

衡翻下同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

緝止忍翻

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

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睦王倚弟也

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音榜

彭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

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

龍朔二年改太史局曰秘書閣局令曰秘書閣郎中

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渾天監俄改曰渾儀監

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中宗景龍二年改太史局曰

太史監乾元元年改曰司天臺置監一人正三品掌

察天文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

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

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朱全忠之強不敢殺崔胤

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

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按舊

紀新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胤罷相事全左僕射致

忠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年返正後今不取

仕張濬在長水乾寧三年上後欲相張濬以李克用

水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

已西沙渠谷已東為南陝縣北有陝縣故名南陝廢

帝元年改為長淵以縣東洛水長淵為名唐以犯唐

祖諱改名長水九域志在河南府西二百四十里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

李愚勸 韓廷臣 復

士無棟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父

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上時

朝直遙翻明公居近關重鎮蓋謂華州控扼君父幽

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

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

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

累歲供饋再復廟朝謂乾寧二年建上駐蹕華州光化元年歸長安也廟朝謂宗廟

朝廷也號義感人心至今誦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

明公地處要衝處昌呂翻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

時旬時即旬日也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

山東戾伯唱義連衡衡讀曰橫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

其可得乎言山東勤王之師若至華州韓建亦不得安其位矣其欲朱全忠攻岐遂從建許州

卒如李愚之言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

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一豎之首傳於天下

旬浹謂一日二日全于十日浹即協翻一豎謂劉季述王仲先計無便於此者建難

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

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養子希度

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

上皇誥示全忠劉季述矯為之誥也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

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

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難乃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

桓文安危所屬李振以齊桓晉文誦朱全忠屬之欲翻季述一官豎耳

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復扶且幼

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

大正又十

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訶事訶

迴翻又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

又召程巖赴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振十

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既至巖

乃先啓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敢

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

君不祥非敢聞也况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幸

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振復命劉季述果作亂程巖

率諸道郵吏牽帝下殿以立幼立振至陝陝已賀矣

護軍韓彝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

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即

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編遺錄上雖聞其事未及撫

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遠大

梁欲潛謀返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振迴益詳其宜

也尋馳蔣玄暉與崔胤密圖大義薛史梁紀季述幽

昭宗立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為以唐

之神器輸於帝時帝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

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曰因言於帝云云帝悟因請

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返正按季述廢立之前

李振若已嘗立異今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返正

乎今從編遺錄注曰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郝殷象

馮錫嘉修撰太祖實錄事多漏略敬翔別纂成三十

卷補其闕號曰大梁編遺錄又按唐太祖紀年錄及

舊張潛傳皆云潛勸諸藩臣復而梁實錄及李振傳

皆云潛勸全忠附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傳相違恐梁

實錄誤振傳據實錄也唐補紀曰自監國居位將及

五旬牋表不來朝野驚虞亢旱時多虹蜺背瑞崔胤

覩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關外播揚辭舌於

街衢朱全忠封崔胤檄書併手扎等與季述云彼已

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于崔胤曰比來

同匡社稷却為闖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胤唯

云無此事遭人反圖刻蠅偽名自古乃有軍容若行

怪怒則乞俯存家族季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終胤其

夜便致書謝全忠云昨以丹誠諮撓尊聽却蒙封示

左軍劉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相損害

然遠託令公為主方應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

匹全忠覽書大諾曰劉季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三

於全忠

道

日

三

年兄弟之故特令報渠不能自謀却示崔相道我兩  
頭三面直是難容我若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擲於  
地囚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茲與大梁同謀  
大事按崔胤來內倚昭宗外挾全忠與宦官為敵  
今昭宗既廢胤所以得未死者以與全忠親密故也  
全忠安肯以其書示季述季述恨胤深入骨髓若得  
此書立當殺胤豈肯復以示胤而與之盟誓也此  
殊不近人情皆由程匡柔黨宦官疾胤之亂耳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是歲加楊行密兼侍中

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太子即位累

旬藩鎮戕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

積弊及為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為姦者痛捶

之桎止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

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廢立常憤惋不平

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判官戩文德

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

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式

苗翻行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

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

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校戶國家

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變死戩以白胤胤

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後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

弼周承誨清遠都將神策五十謀以除夜伏兵安福

門外以俟之



景順間

孫德昭

討誅劉

李述等

帝復位

天復元年是年四月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

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呼火

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到勞力何后不信曰果爾

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扉門也崔

胤迎上御長樂門樓新書儀衛志太極宮端門曰承

自東廊下入長樂門自西廊下入承安門承安門帥百官稱

賀即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巴為

亂挺所斃誅去吉蘇薛齊堡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

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

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

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裕之為宦官所立也丙戌以

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靜海軍安南孫賜

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

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折而設

梁紀曰昭宗之廢也亦之邨吏程巖牽昭宗械送京

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

李振請誅劉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

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賜姓李並同平章

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制也賞賜

傾府庫時人謂之二使相未幾周承誨董彥弼復

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考異曰舊紀二月以全忠守中書令進封梁王薛

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癸巳進封帝為梁王酬返正之功也實錄癸巳沛郡王朱全忠加定謀宣力功臣

進封東平王新紀二月辛未封全忠為梁王按編遺錄此年二月辛未表讓梁王三年二月制云免苑名

邦唯陽與襄元膺簡冊大啓封疆可守太尉中書令進封梁王或者今年已曾封梁王全忠讓不受改封

東平王至三年乃進封梁王蓋梁也今從實錄丙午敕近

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

上旨未允復有改易繞權亂政復扶又翻繞奴自今

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大中故事凡宰相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賜兩

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鳳

以尚書令即除不復授人郭子儀有大功雖授之而不改受王行瑜估強力雖求之而終不獲蓋君臣上下猶知守先朝之法也今以授

李茂貞唐法蕩然於此極矣兼侍中進爵岐王劉

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上時禍亂之興皆

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

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

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剪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

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

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更工不若歸之北司為

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

崔胤臣李  
茂貞入朝  
由兵三千  
衛  
韓僊

於是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  
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為韓全誨劫上又徵前

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勅置使遵  
美曰一軍猶不可為况兩軍乎按新書官者傳嚴遵美嘗歷左神策觀軍

容使故云然固辭不起以表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

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  
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僊以為不可

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僊曰始者何為召之邪  
胤無以應新書韓僊傳胤召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故斥言之而胤無以應僊於角

僊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

從李繼筠卒與宦官劫帝幸鳳翔考異曰唐補紀

而回崔胤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側安下鳳

翔劫駕西去朱全忠又聞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紬絹

進奉推車子人皆見官健入崔胤宅中心驚惶不

同前後崔胤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新傳韓全誨

等知崔胤必除已乃已因諷朱全忠納兵二千居南司以

以李繼微摠之胤亦諷朱全忠納兵二千居南司以

妻敬思領之蓋取唐補紀耳按韓僊金鑿密記僊對  
昭宗云當留兵之時臣五六度與崔胤力爭胤曰其  
實不留兵是兵不肯去臣曰其初何用召來又胤云  
且喜岐兵只留三千人據此則是胤召茂貞入朝仍  
留其兵也又舊紀梁實錄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  
紀等諸書皆不言全忠嘗遣兵宿衛京師若如唐補  
紀所言岐兵必先關於關下不則休兵皆為宦官所誅  
不則先遣去今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得於傳聞又黨  
於宦官深疾胤未足信也然胤所以欲留茂貞兵

為已援者蓋以茂貞自以誅劉季述為已功必能與  
已同心雖疾宦官以利誘之遂復與宦官為一耳今  
從金鑿記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已

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珂音奴王

用翁婿之親而不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

繩縛之中是斷李克用之臂也通長安今若取河

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

襲之含山在絳州東張濟之敗也出全忠以中軍繼

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

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釗音昭降壬子晉州刺史

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綱守絳州

綱音

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

入關急賜詔和盟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

克用道路相繼其音克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

進光城志太原西南二百六十里至汾州南三

州西南六十五里至河中府援兵擇便利投間隙而

行固不盡由驛道但汴兵已屯晉絳以塞其衝并兵

縱由捷徑得進汴兵遮前險守後要珂妻遺李克用

進不得援河中退不得歸太原也

書曰遺唯李翻兒日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

報曰今賊兵塞晉絳塞悉眾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

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自晉以來婦翁皆呼珂又遺

李茂貞書言天子新反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

朱全忠攻河中

朱全忠克  
河中王行  
降

案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

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同華韓建邠李茂貞養天

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

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帥讀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

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

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此時李茂貞

以連河東異時鳳翔必無受圍之困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

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

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

澌塞河舟行甚難浮梁梁州蒲津之浮梁也河中府治

路西長安珂挈其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

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

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

向替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難乃曰翻背蒲

又如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

於朱公有家世事分珂父重榮朱全忠以請公退舍

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

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凡用兵者擁疆大之眾以

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以聲形臨敵者也而

弱者亦多矣故善用兵者不以大眾為可恃而以堅城之下

攻城為最下王珂之迎降朱全忠之所以喜也馳往

二十

赴之戊辰至虞鄉九城志虞鄉在河先哭於重榮之

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

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若郎君如

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

歔歔歔音虛歔音翻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

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唐宗廣明元年王重榮據河中傳兄重盈以及

子珂也二十二年而亡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

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張

人全忠之妻也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好呼全

忠雖遣使報而分其書辭塞傲決欲攻之唐末見聞

錄乾寧四年六月差軍將發往汴州為使其書云云

汴州回書云云據全忠書有前年汜水曾獲賢郎

歲青山又擒列將又云鎮定歸款蒲晉求和則非乾

寧四年明矣唐年補錄天復元年五月壬子制以朱

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

併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太原夷

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聘全

忠書辭與見聞錄同全忠答太原書又進表云臣與

太原曾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撥猜嫌止為各爭

言氣又云但以來書意旨未息披攘又云臣謹茲來

意益切憤懷不敢遂與通和必恐有孤朝寄已遣諸

軍進討訖續寶運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自河府

抽軍便赴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析聞奏訖臣今月

二十三日部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使張特

與臣書一封并駝馬弓箭銀器匹段等與臣通和其

張特臣且與回書放歸訖當月河府便遣使赴太原進

權於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潞州便遣使赴太原進

討次其李克用與臣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四年

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表到駕前奉襄宗三月八日

敷云云天復四年尤誤也編遺錄天復元年二月

大五十七日冊四十一

王溥 裴樞

朱憲改 李克用

李克用遣軍將張特執檄厚幣而來釋憾亦差軍將持函以為報又曰辛巳上欲比回軍便征北虜近者李克用以為報又曰辛巳上欲比回軍便征北虜近者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元年六月太祖以梁寇方疆難以兵伐陽降心以緩其謀乃遣押牙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請復舊好書詞大陳北邊五部士馬之盛皆吾外援朱溫視之不憚令敬翔修報詞旨踈拙人士嗤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帝亦遣使報命李襲吉傳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梁命襲吉以貽梁祖書辭與見聞錄同其年月日各參差不同據全忠肅太原書云今月二十二日使至又上表云先自河府抽軍赴太原又云二十三日到東都則克用書達全忠必在天復元年二月下旬今從編遺錄梁紀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裴樞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止雅之從孫也樞見二百四十四卷常在崔胤幕府故胤

引之 贈謚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倚為宦官所殺見上年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自河中歸癸卯遣

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遼州開新路達于磁州武安縣故謂

吹新葛從周以充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

沈括北岳常山之尖謂之大茂山自石晉割燕雲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飛狐路在大茂山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北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大茂祠中多唐人古碑殿前一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即歸

六三九六小二百令子二

門應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

天井關進軍昂車昂車即昂車關在澤州昂車嶺辛亥沁州刺史蔡

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

蓋古盍切姓也壬子叔琮拔澤州李存璋弃城走叔琮進攻

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

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趨七

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洞渦水驛驛臨

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

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刑己未拔承天軍與叔

琮烽火相應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靈

王涯等十七家涯等誅夷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九年崔胤將誅宦官故先雪王

等初揚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

兩軍自是不復肯歸復徒洛翻復至是崔胤草赦草

文及諸條件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權酤錢兩

軍先所造麴岳翻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推訖

酤音故復扶又翻會要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酤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權酒錢并

充資助軍用如有入私酤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不得沒入家產蓋權酤賣麴本皆屬度支東

川節度使王宗濬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

為留後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數所

挑徒了翻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



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

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

敗捕邁翻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父雨士卒瘡利壅逆約

泄作爲瘡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

考異曰編遺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齊書請

尋權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留見差發專人之太

原許通權好兼并州地寒節候甚晚戎馬既多野草

不足於芻牧尋令氏叔琮迴戈後唐太祖紀五月氏

叔琮及四面賊軍皆退薛史梁紀班師在四月後唐

紀汴軍退在五月蓋全忠以四月命班師而叔琮等

以五月離晉陽故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

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瑋

舉州附於汴軍先悉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二日

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盡遷挈族隨之南徙

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爲丁會歸李朱全忠奏

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已爲帥帥讀癸卯以

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當是時自

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諸鎮皆爲朱全忠所有使全

忠以鄰道自廣則當兼領佑國河陽陝虢不應越此

三鎮而領河中全忠所以領河中巴酉加鎮海鎮

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

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李茂貞

近鎮也故爭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

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其與茂貞爲仇敵矣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六月癸亥朱

全忠如河中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庚申帝發自大梁今從編遺錄 上之

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

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絢之子也 數所角翻

令狐絢 相宣宗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

容 從千 或至然燭官官畏之側目皆次胤而後行胤

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

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

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 處是呂 對曰東內

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 謂誅劉季述等時也 今已

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 為子

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

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

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 復扶 然後來所去者

已為不少 去羌呂翻 此其所以怙怙不安也陛下不

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實之於法然後撫

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 貯丁呂翻 自今

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 長知 其徒有善

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

萬數 謂有職名於官者私謂乞巧攜養 豈可盡誅

於官者私家未有名籍在於官者

此法不但  
處官宜也  
無良之人皆  
當此御之

此機生則彼  
機應至我言  
乎

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

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

而焚之者也治絲而焚主傳曾象仲之言杜預注云絲見弊蠹益所以亂况今朝

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

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嗚呼世固有能知

于行者韓偉其人也屬之欲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

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

張瓌降之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為昭義節度

使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會傳自河陽以疾致政

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游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

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按光化二年

自河陽為昭義節度使九月李克用取沁州表孟遷

為節度使時罕之已卒必是會却領河陽至此繼二

年則非致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全忠未嘗誅戮大

將疑會降河東後作傳者誤以天祐中事在前言之

耳孟遷為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道士杜

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扶一遙翻誘音

割瀘普渝資等州界置普州漢中鞞資中鞞江德陽

四縣之境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合州漢鞞江地

宋置東石渠郡西魏置合州九域志普州東至昌王

州一百七十五里昌州東至合州一百八十里王

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兵

討之宗黯即吉諫也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官

人掌內諸司事時宦官分領宦官屬耳頗聞之欲翻

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

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誦

察其事又翻正翻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

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

時領三司使去羌呂翻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

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

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

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遺唯

稱被密詔被皮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

皆令公良圖胤言返正之謀皆出於全忠按舊書帝

故稱紀全忠并河中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李茂貞入朝見上今

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

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遂歸大梁發兵考異曰唐

會亦入寇同華官者知佳胤之謀時胤專掌三司泉

貨韓全誨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譟訴以冬夜城損

軍人又上前披訴天子何衆情罷崔胤知政事崔胤

怒急召朱溫請以兵即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河

中胤潛作急令全忠入初初又修書云云全忠得此書

詔便發河中還汴按是吐付全忠未寇同華胤亦去罷

紀年錄誤今西川龍吉室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

從唐補紀岳縣有龍臺鎮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

平之九域志普州安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

袞不樂吾返正樂音洛上曰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

有諸唐書第一門夏戶雅翻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

胤輩數人知之袞不知也一日忽聞宮中有變人情

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  
死難之志則可也且難至於不樂返正恐出護人之  
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  
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  
不肯從它日上問韓侂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  
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功臣謂李繼昭李將致不  
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曰然不讀上曰是不虛矣比日  
繼誨彥弼輩語漸強比此至強其兩翻令人難耐令  
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  
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悖蒲味上曰為之

柰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

庶幾可息幾居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

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曰翻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

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或出之使監軍或點守諸

陵點守諸陵者皆不行上無如之何或告揚行

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成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

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頭全武等列入寨以拒之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侂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

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忠人負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

事危矣類卿為我語存胤速飛書兩鎮為于偽翻

語牛居翻

兩鎮謂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倭曰繼誨

彦弼輩驕橫益甚橫戶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

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也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

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口立功之時謂誅劉王迎但

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

素無知識數求人對或吐俯易薦人數所角翻稍有不

從則生怨望况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崔之言韓

等以利啗繼誨彦弼惟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

衛兵欲以制敕使也言今敕使衛兵

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鬪於關下

臣竊寒心且但慄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

全忠大舉兵發大梁戊戌

軍國大政專委崔胤胤每事

一日於便殿奏欲盡去之

崔皆裂以重賂甘言誘藩

相向流涕時胤專掌

宗前訴之胤宗不得已

以兵入輔故有是行

與太祖細年李神福與顏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

抗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謂諸將曰抗兵尚彊我師且

當夜還抗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全武以誘之

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丁使行營都尉呂

師造伏兵青山下說若曰全武

韓全海劫  
帝幸鳳翔

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

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喪息神

福進攻臨安臨安縣錢鏐所起之地衣錦軍在焉九

兩浙將秦祖帥眾三千降之日諺韓全誨聞朱全

忠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勦兵劫上請幸鳳

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考甲日按金奎記二十

日請相看愛早到門出御札示然則添人把門

及降御札皆十九日事實錄已文差人把門已亥乃

實錄誤也久及文書出入搜閱其嚴上遣人密賜崔

胤御札言皆悽愴亮翻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爾

等但東行也西行謂將幸中使胤惆悵惆悵

惆悵五亮翻戊戌上遣趙國夫人中使語韓休命官

語之也新舊書中紀曰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命

名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

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

百官自閣門入見於內殿謂之入見追震正月丙午敕書丙午敕書依

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其全誨等即侍側

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

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

鳳翔也之生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

城大駭上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

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以兵闕下禁人出入  
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悉劫極目衣於既翻  
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以朱全忠引四鎮兵  
七萬趣同州四鎮兵宣武宣義平鄴迎降韓全  
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過絕平令見上時崔胤居  
第仕開化坊按五代史崔胤居開化坊在長安東北繼昭帥所部六十  
餘人共十當作六及關東諸道六在京師者共守衛  
之史言崔胤所以不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  
依李繼昭之兵以禁兵及時兵暴掠應成上遣供奉官張紹祿召百  
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士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

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  
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拔劍登  
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纜及壽春殿李彥弼  
已於御院縱火帝天子及后是日冬至上獨坐思  
政歔翹一足一足踞闌干踞與踏同闌干殿檻也庭無羣臣旁  
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  
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於是夕宿鄠

縣九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考異曰續寶運  
錄其年十月朱全忠發士馬十二月入長安聖上  
幸鳳翔幸日裴論翰林學士令狐渙等處其皇后  
王氏及千官太子下印龍服並是沐州迎在華州相  
次修東都宮室旋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初鳳翔士  
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甚及七日沐州



上馬入京赴救長安士庶並走朱全忠遣司馬鄴入

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

下矣司馬鄴本韓建幕僚以危州降因使之諭建少詩沼繇是日全忠自故市

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

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趣上喻翻癸丑李茂貞迎

車駕於田家磴磴對翻上下馬慰接之史言昭宗屈體以接李茂貞

甲寅車駕至盤屋乙卯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宋

改昭應縣界有零口天授二年於此置鴻州於郭下

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濟說全忠曰張濟時居長韓

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

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

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畫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

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李巨川之誅晚謂建

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漢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既於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唐置忠武軍

之自長安東出也陳州有功朝廷以

忠武節授之秦從忠武軍治陳州按是時天子已西

幸韓建自華從陳皆朱全忠為之未經以兵接送之

慮韓建中路逸而歸又慮其在華父其將士有劫

奪之者考異曰編遺錄工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

出糲歸投上於西溪亭子與建飲膳畢却歸赤水營

及華州建來降甲辰唐太祖建攝知華州事仍以宣武牙  
推龔麟佐之唐太祖建攝知華州事仍以宣武牙  
建以城降唐補同州刺史王行約閉城登壘全忠  
斫開城門署之不置類華州韓建聞此出城三十  
里迎之只於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便仰衣錦及差  
又押出關東舊傳建令李巨川至河中送款敬翹疾  
其文筆勸全忠害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祖紀丙辰帝  
表建權知忠武軍事從令赴任實錄乙卯全忠取華  
州丙辰次武功建為忠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  
蓋丙辰字誤也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遽至武  
功唐補紀又云昭宗不知崔胤偽行詔命聞朱全忠  
平昭兩州十一月三日交時奔波西去按行約乃克  
取同州時節度使也程匡柔妄謬多此類今取以  
華州月從梁太祖實錄李巨川死從昭宗實錄以

匡國節度使趙瑁車駕之在華州也

商賈輻湊商賈輻湊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

輻湊者蓋以車輻皆力輻湊者蓋以車輻皆力湊於輻為諭夫三十輻共

盡取之者率為他人積也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

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洪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

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

錄于時長安無人主朝無敕畫帝在岐下無輔臣

自漢魏以來應亂未若自漢魏以來應亂未若日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

水請上進軍迎駕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赤

紀亦云胤令溥至赤水紀亦云胤令溥至赤水全忠復書曰進則

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之慙然不敢不勉戊午全

崔胤豈有社稷計哉胡分何見之晚也

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啟權句當中書

事時無宰相權使之句當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

鳳翔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

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畢班迎班辭非藩臣所得當

一身脫死計非為唐社稷計也崔胤之奉朱全忠至此為

忠賞李繼昭之功胤及其帥讀口率樂音洛復扶又翻全

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

千人孫德昭畏朱溫之雄猜也全忠使判官李擇裝鑄入奏事稱

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任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

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

卿且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求武功以

拒全忠九域志武功縣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

破之 丁卯以盧光啟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參知

機務唐父不除授盧光啟自權句當中書為之 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

城東考異曰實錄乙丑全忠駢軍岐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按全忠癸亥離長安乙丑丙寅

至岐太速今從編遺錄新紀 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

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

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

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辭雙詔全忠歸鎮韓全誨

也全忠拜表奉辭若不取逆 辛未移兵北趣邠州忠詔指者然其意則有在矣

崔胤

之意在此。茂貞養子繼繼。續邠州岐輔車之援也。若

先得邠州則岐孤。九城志曰：邠州東北至邠州二百二十

二里。越七喻翻下同。更却迎二。軍大帥亦令有表迎駕并

聞岐師昨夜二更却迎二。軍大帥亦令有表迎駕并

述行止。亦軍在岐東下。軍大帥亦令有表迎駕并

啓可御史大夫參知機密。軍大帥亦令有表迎駕并

知外制詰二十四日。軍大帥亦令有表迎駕并

休軍離發延英門舊紀。軍大帥亦令有表迎駕并

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

部尚書。考異曰：實錄謂制辭曰：四居極位一無可

知政事落使務後云同平章事鹽鐵轉運使實錄前

云罷罷鹽鐵使至此制官位中復帶鹽鐵使皆誤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皆宦官之意也

從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

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仍鎮

邠州。難乃且翻質音致為朱全忠之西入關也。韓

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

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

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漢平陽縣隋改為臨汾晉州

府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原自邠州東南至三

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日促已

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

盩厔降屠之。九城志盩厔縣在鳳翔府東全忠令崔

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日率詔以裴贄

充大明宮留守

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

此子

軍司馬劉隱權留後劉隱始李神福知錢鏐定不

死或言錢鏐為盜所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捷欲歸恐

為鏐所邀有千秋嶺之險乃遣人守衛鏐祖考立

龍禁樵采錢鏐臨安人其祖父立壘在焉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

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

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還音旋朱全

忠之入關也是年十一月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

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按光化元年以馮行襲為昭

戎昭軍為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

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救送全忠

馮行襲以昭信節度使又遣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

亦遣使乞師于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呼

翻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

信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

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為王建取山

江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撫州刺史危全諷天火

燒其城士民懼驚謹與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

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諷之罪無為害民火尋止全諷

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傳子庄時妻七傳少時嘗獵

少詩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脊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

大分州

州

人共殺虎乃得免既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  
智謀勿效吾暴虎也詩曰袒裼暴虎注云暴虎空手以搏之也武  
貞節度使雷滿薨子彥威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大中大夫撰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立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九起玄關 闕茂盡 陽大 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

功將復通鳳翔也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符堅

魏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縣河東將李嗣昭周德

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執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丁卯以給事中嚴鯨充岐汴和

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以給事中嚴鯨充岐汴和

茂貞為兄弟今忠不從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

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二月戊寅上

以父駐兵車於三原乃議不歸蒲阪遂取高陵櫟陽

左馮入于蒲津梁太祖實以球正月戊申朔上總御戎

馬發自三原復至武功縣時馬貢章奉李嗣昭等攻

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已丑今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

晉州刺史氏和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亦將康懷

英復取之康懷英即康懷貞後避梁均王友貞各嗣始略各懷英時未改也史雜書之

昭等屯蒲縣志在州東南八十五里按漢蒲反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河東郡又有蒲子縣春秋晉公子所居蒲城也未泚軍十萬營于蒲

汴州長垣縣汴州長垣縣一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滿名者蓋非一處宋白曰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為長

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為臨川後魏孝文帝於蒲子

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十八象元年於廢縣置蒲子

縣取古蒲子為名隋大業二年改為蒲縣後今理

而攻具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自河

中赴之乙巳至晉州音短盜殺簡陵簡陵懿宗陵西川兵

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奔鎮奔鳳翔王建以劍

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光啓二年并興鳳二州為感義軍節度使

時僖宗在山南欲以捍直兵也文德元年感義軍增領利州至乾寧四年更置義軍曰昭武軍徙鎮利州

李茂貞既兼山南欲以此兵而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三月庚戌上

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十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

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

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知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

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謂數事當

若有不可必準故事謂也怒目視之怒奴微言曰

此賊兼須杖之一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

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顧言

昭宗以酣戊午氏叔琮朱友無進攻李嗣昭周德

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陳讀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

入敵境眾心恐懼許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

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擊長驅乘之

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弃略盡直

用朱全忠令叔琮友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

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李克用親兵皆代至

清源清源縣在晉過汴軍存信走還晉陽衆寡不汴

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晉陽

王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眾依西山得還汾

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

每行圍行下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

河東為汴軍所敗

六二四九十一



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

兒輩在此必能固守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擐旗

賊多驚擾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虜眾悉出友寧以

飛騎犯其左右翼大敗北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

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

此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止

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乃

燒營而遁按紀年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

實錄王勿為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

誤受制於朱温我兵寡地處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

之環音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

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保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

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北

之地謂之北川以陞安知遠慮乎常笑王行瑜輕去

嶺之北皆平川也其城死於人手王行瑜死見一百今日反効之邪且

王昔居達鞞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事見

五十三卷僖宗廣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

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

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晉陽

忻州一百七十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眾心乃

定壬戌宋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

典平縣在長安西北

李嗣昭李

功縣在長安西北

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數所前斬首

斯時也而有斯言也  
河東之興也  
宜外

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

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

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

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兵少力疲

故閉境養晦以俟時克用以使引咨幕府使引節度府所行文

以文書達於上曰咨使疏吏翻曰不貯軍食何以聚眾不置兵甲何

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乘議度丁

呂翻度徒洛翻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

彊不由眾寡人歸自德神固害盈書咸有一德曰非

歸于一德易謙卦彖辭取欽寧有盜臣大學載曰與

其有聚斂之臣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政有如猛虎記檀弓載孔子之

也所以庶臺將散周武以興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

齊庫既焚晏嬰入賀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之藏臺火

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歲於天下諸侯歲於百姓農

夫歲於困便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

李襲吉以為齊庫焚而晏嬰入賀蓋別有所據又曰

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溫公讀此語感熙豐之改作何

如舊貫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韓建蓄財無數

首事朱溫事見上卷上王珂繼法如麻一朝降賊見

上卷上年正月珂中山城非不峻謂王部不能蔡上

兵非不多謂秦宗權恃眾卒心朱溫禽自韓建以前

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以主疆將無弱兵伏願  
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

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士也避唐廟諱錢穀  
有句出納之籍明則姦弊刑法有律依律定刑則吏  
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

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故鬼仰而禁淫祀則不求富

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朱溫內康疲俗

名高五霸杜預曰五霸夏昆又宋襄秦穆楚莊為五  
霸道冠八元堪叔獻季仲伯死仲熊叔豹季狸忠肅  
蔡懿宣慈惠和天至於率聞國定間架增麴蘗魚

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元用親軍皆沙陀雜虜

喜侵暴良民喜許河東甚苦其子存勗以為言克

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以者帑藏空虛比毗至

朗翻歲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

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此高

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既得天下兒郎寒冷俟天

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如此語則克用之意蓋有待

記憶此語邪存勗幼警敏有方略克用為朱全忠所

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

惡不極則不亡宋氏恃其詐以窮凶極暴吞滅四鄰

克用妻劉夫人

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神器乘繩證翻此其極也始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謂自朱邪執宜以勢來皆輸力於唐室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詩酌之篇曰於晦毛傳曰遵率養也鄭箋曰文王之師遵養時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以待其衰柰何輕為且喪浪翻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奏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勳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上以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

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

度使平盧軍青州武寧軍徐州奉國軍蔡州朱瑾等皆遙領耳加武安節度使馬

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

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濟之子也賜姓李考

異曰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齎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為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濟男其張濟先為都統討太原退軍朝貶韓建力救不赴貶所只在二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濟一門盡遭殺戮按此年濟未死儼賜姓見此年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

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板也

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鼙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為于偽翻。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

兵赴難。難乃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乙

巳。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

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

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為中國所破。事見二百四

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兵部侍郎參知

機務盧光啟罷為太子太保。揚行密遣顧全武歸

杭州以易秦裴。顧全武為淮南兵所禽。見上卷上年

元錢鏐大喜，遣裴還。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

昭於莫谷。莫谷，即漢谷，在奉天城北。大破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

符名道昭，為繼昭降汴。復五月庚戌，溫州刺史朱

褒卒，兄敖自稱刺史。薛史：朱褒溫州人，兄弟皆為本

與通鑑稍異。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

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

不少。八日，聞四百百姓盡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

汴帥於郟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

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遊兵耳。實錄

據金鑿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在石鼻。乙丑，至橫渠。已巳，駐師。至東渭橫橋，遇霖雨，留旬日。庚午，工部

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平章事之上宦官薦翰

林學士姚洎為相洎渠洎謀於韓滉滉曰若圖永久

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

旦文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

移文補上亦自不許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

鏐進爵越王自部王進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

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居喪者

塊故曰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

宦官悉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丁丑宋全忠

軍于魏縣魏志魏縣在鳳翔府南二十五里宋白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

介居宣揚之間宣田郡揚州鎮之間常不自安然

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武寧節度使田頔欲圖之

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頔曰第為之也吾止

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頔建說弘鐸先擊頔弘鐸從

之帥眾南上詔式丙翻聲言攻洪州鍾傳據實襲宣

州也揚行密使人止之不從揚行密時為南面諸道

止辛巳頔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當從之張舜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

朱全忠敗  
李茂貞

民柳行錄曰揭山磯在大信口稍西  
南去蕪湖縣四十餘里帥讀曰率  
甲申李茂貞

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魏縣之北大敗而還

將即亮翻下同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勣

出散關勣渠京翻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朱全

忠自魏縣遣孔勣進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

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

還官耳朱全忠借正說以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

寨環之魏縣辛未文通洞一六駮出布陳侯敵我之將

卒躍進決關格辰暨午寇上八敗死餘人命諸軍

徙寨逼其壘自是岐人繼山師靡不喪衄六月乙亥

上以盤犀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我命李暉討

平丙戌復遣孔勣領兵由十八散關取鳳州按六月乙

亥無辛未前云丁丑後云辛未又再云六月皆誤從唐實錄馮弘鐸收餘眾泐

江將入海信宗光啓元年張勳據上元維死弘揚行

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即說之曰說式公徒眾猶

盛胡為自奔滄海之外五岳雖小足以容公之眾使

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攜馮弘

密欲不歸揚行弘鐸至東垣得密自乘輕舟迎之從

者十餘人從才常服不持台斧弘鐸舟慰諭之舉軍

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館古初弘鐸

遣牙將丹徒尚公楚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廼

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

馮弘鐸  
歸揚行  
密

廼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廼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于

翻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揚叟如事馮公無憂

矣為田頔朱延壽之亂尚公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

刺史揚行密用李神福刺揚行密發兵討朱全忠

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

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設葦堦塞黃巢

高駢不臣江淮之運不復全京請用小艇庶幾易通

軍至宿州會大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

至載昨代翻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為徐溫籍

國命以成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秋七月孔勅取成隴二州士卒無關者至秦州州人

城守乃自故關歸九域志鳳州西至成州二百里又自隴

州西至秦州亦二百五十里孔勅自鳳州西取成州

自成州北取隴州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三州時皆屬

李茂貞又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關大甲六

年隴州防禦使薛達徙築安戎關於隴山由是謂大

震關為故關今隴州防禦使薛達奏伏以汧源西境切

在故關雖有隄防全無制置僻在重岡之上苟務

高深今移要會之中實堪控扼伏乞改為安戎關

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

去日為債家所譟譟喧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

汲於起復口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

六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以宗



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愛未數月遽令起復

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

為戲時韓誨等使二中使監學士院以防上與之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以倭不肯草制故怒

倭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

草罷草制也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

宣班定謂百官立班已定也官官喧言韓侍郎不肯

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見賢陛下命相而學

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遍翻陛下命相而學

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况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

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

死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

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語牛倨翻李茂貞因此乃知居

喪起復之非禮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貽範乃止保大

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二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

將康懷貞孔勅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從才用翻初孫儒死見二百五十九其士卒多奔浙西

錢鏐愛其驍悍悍下罕翻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

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

代之不從土人謂浙西人也鏐如衣錦室錢鏐臨安人既貴

營又升曰衣錦城每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命七武勇都指揮使徐

道三十一百六十三

縮帥眾治溝洫治衣錦軍溝洫鎮海節度副

使成及聞士卒怨言曰鏐請罷不從甲戌鏐臨饗

諸將縮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不出鏐怪之丁亥命

縮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以迎候兵者許再思兵焚掠武勇左都

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以錢鏐將還領兵

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縮縮退屯龍興寺鏐還及

龍泉龍泉即龍井在杭州城西五里聞變疾驅至城北使

成及建德旗鼓與縮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

北隅踰城而入宋自高宗駐蹕則州以杭州牙城為

直更卒憑鼓而寐工衛也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

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接九域志建徽殺之

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接至靈

隱山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一百五十五里靈隱寺難乃曰縮

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九卷景福二年謂僚

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姚羅隱曰樓不

若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樓謂城上敵樓也後外

人以羅隱不若內向之言為驗庚戌李茂貞出兵

夜襲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

羅隱

大九十九

通鑑二百六十三

十一

神寶

王建克  
興元

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幾居依

鳳翔城之西門已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

範復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西川

兵請假道於興元言假道以勤王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

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

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

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柳脩業王宗播元從孔目官也王宗播許存也歸王建克

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為子偽翻宗播令其眾曰吾與汝曹決戰取

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武德三年分利州之綿谷置金牛縣寶曆元年省入興元

劍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欲伐蜀而

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遠

蜀蜀王負力而負乃今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

司馬錯引兵伐蜀城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

金牛驛褒城漢中縣古褒國也隋改曰褒城唐蜀

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四十五里又有褒城鎮

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

建自故其創膿潰鏃出王建勢歸吳起吮疽太宗吮

創初王宗播攻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

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眾先登遂克之帥請繼密請

降遷于成都光化二年李繼密得興元至是而敗得

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

輔李繼密從李茂貞茂貞犯瀘畿以其降不忍殺復

輔自繼密蓋預有罪故王建云然

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易以萬弘

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謂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

水而卒謂才笑翻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宗滌有勇略得眾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

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宗滌本姓華

見二百六十一王宗信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信巨

又翻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東

軍都指揮使唐道襲被飲之酒縊殺之飲於成都為

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于為翻華供王建之

有遺報

此謂其有勇略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為之罷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難情之主也為于偽翻

也始以舞童重建後浸預謀畫為王建太子元

九月乙巳米全忠以父兩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

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

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米全忠自去年冬舉兵至

全忠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季茂貞堅壁不出

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譎音酉寡有能入城為謀

者謀建也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

妻子錄也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

...

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逐之魚也景請

因此時給駿馬雜眾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

馬飽士下未日偃旗幟潛伏營中如無人景與眾

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

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其亦去

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

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潰數百騎據其城門其

也歸路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藉殺傷殆盡茂貞

自是喪氣浪息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

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又翻全忠素季昌曰為宋州團

練使賞其李昌破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歐史高

璋皆為汴富人李諱家奴世呼為李七郎者也朱全

忠養以為子更姓名曰朱友恭十國紀年以為友恭

本壽州賈人李茂貞武通鑑從之今按歐史戊申武

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王建又并有辛

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

蚰蜒塲圍鳳翔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蚰與周翻蚰

蟲也多延天陰雨則出行地皆有跡穿塲塹如蚰

行地之狀故謂之蚰蜒塲凡行軍下營四面設大鋪

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鈴癸亥

為王建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

徐許徐縮許再思也難乃曰翻下同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

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復扶又翻鏐恐徐縮等據越州遣

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

廣陵之亦住也廣陵揚行密所治鏐曰何故對曰聞縮等謀召田

頽田頽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

嘗有德於楊公難乃曰翻事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今往告之宜有

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揚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

請得王子為質質音致鏐命其子傳瓌為全武僕瓌力

又力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

仁義愛傳瓌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閭者

逃去安義號淮南名將居專城之任而館築果不

田頽頽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

如越州空府解以相待解古無為殺士卒鏐報曰車

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

帥所類翻又何大言頽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

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

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觀此則當時

在刺顧全武至廣陵說揚行密曰使田頽得志必為

王患王召顧還錢王請以子傳瓌為質且求昏於密

許之以女妻傳瓌說武內翻冬十月李儼至揚州

唐為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禍改姓名為李儼九

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潛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

郎遷右拾遺儼為朱全忠所害播自長水奔鳳翔昭

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讎行密與朱全忠書云

張述於諫省俾街命於微藩殺秩金賜編屬籍

新舊唐書昭宗紀及儼傳皆云天復三年十二月全

忠殺儼於長水然則儼來使時儼猶未死述字與休

字相亂或一名播平實錄是月始以儼為江淮宣諭

使以行密身吳王東一向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書則

儼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揚行

春全忠既克鳳翔儼遂留淮南不敢歸朝耳

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

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極宮以奉玄宗皇帝下戶

建王 王建攻拔興州以宗浩為興州刺史

又併有興州宋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也置武

興督後魏為武興建後改為東益州隋改州順政

因武興為州名 茂寅為李茂真假子彥詢帥二團步兵

奔于汴軍下同日已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

幕僚司馬鄴舉表入城表壬子對全忠使司馬鄴舉居

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實錄作豐誤也 甲申又遣使

獻熊白陸佃埤雅曰熊脂一名熊白熊山居冬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續慈上皆先以示李茂真使啓視

之茂真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真議連和復

又翻民出城推采者皆不抄掠抄抄丁亥全忠表請

脩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

延續齋詔賜全忠內使即中使往往梁臣薛宋全忠

各改中為內且續戶外對

翻 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

袍衣降者衣於既翻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繼去

偽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眾是後茂貞或遣兵出

擊汴軍多不為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至

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十一月癸卯朔保

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眾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

阪上阪音反與城中舉烽相應甲辰上使趙國夫人

訶學士院二使皆不在謂古迴翻又翻正翻二使二

等置之以防上密召對學士亟召韓倓姚洎竊見之

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它人所見上

遽去朱全忠遣其將孔勅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

鄜音夫下同 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

抵鄜州城下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鄜人不為備汴軍入

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鬪至午鄜人始敗格鬪者短

兩相當以力角力考異曰編遺錄十二月癸酉遣

孔勅李暉領兵襲鄜州以牽李周彝之兵已亥我師

攻陷鄜州獲周彝親族遂令李暉權知鄜時軍事不

數日周彝乃遣幕賓投分通好然後上許抽兵梁太

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統州兵萬餘人屯

于老聃祠之下上命孔勅李暉乘虛捷取之壬子勅

等破中部郡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進五鼓及其

壘克之按癸卯距已亥近六十日鄜汴相爭豈得全

不交兵今從實錄擒留守李繼瑋勅撫存李茂勳及將士

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

可憐

朱全忠取鄜坊



遁去

重戰終以此李茂勳之所敗也厚撫其軍

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詭城上人云劫天

子賊乘城者詭城下人云奪天子賊詭古候翻是冬

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已為

人所囚勝音升丹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

百茂貞儲侍亦竭侍文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

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柏以飼御馬枓方廢

札也詳見辯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薙它計翻

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明也諸官者自度不免互

相充然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度徒洛翻數所

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童

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為今朝

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汚烏路翻田頴急攻杭州仍

具舟將自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曹

衡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

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官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贖

李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

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公從公陳力弊

彫兵用戰國張儀語半殘為彫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

播遷證翻公能協力固所願也揚行密使人召田

顏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顧全武之說行矣庚辰顏將

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

以女質音致妻鏐謂諸子謂語之也句斷孰能為田氏婿者

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

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紆國

家之難乃巨翻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此

之時錢鏐置後之意固已屬於傳瓘矣傳瓘以數人繼北門而下敵情

不取故開城門直顏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

球內牙兵印以其不肯越州客軍拒推張傑以徐

綰之黨自疑孫儒散卒帥步兵三日奔衢州刺史陳

璋納之帥讀温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信

中和元年朱褒陷温州至章據温州田頔遣使招之

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為錢鏐圖

按田頔時鎮宣州九域志宣州南至歙州自歙州南

至睦州自睦州南至婺州自婺州南至歙州自歙州南

至溫州其路徑捷今自溫州取首衢州若蓋睦州兩

州取婺州自婺州取歙州自歙州取溫州更無他歧

時盧約據歙州亦兩浙巡屬也錢鏐不恨約而恨璋

者以盧約猶是羈縻而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

繼誨李彥弼李繼安李繼遠李繼忠食議與朱全忠

通鑑二百六十三

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

諸王及公主妃嬪十六宅諸王及公主皇子皇女也

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湯餅者澁麥為麵以麩作餅也

也澁麥使台并也蒸餅湯餅之屬各隨形名之今

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

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長安大明宮城門

鳳翔行宮亦設此門也誼罵曰盍境塗炭闔城餒死正

為軍容輩數人耳為千偽翻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

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

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阜容破楊守亮一族

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乾寧元年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

遂出降於全忠江降戶翻復姓符名道昭是歲虔州刺

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韶州二州相去雖六百餘

鄰境也考異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國自稱

知州事按十國紀年歐陽脩五代史光稠傳開平五

年方采新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

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垂陟以為延昌有虔州

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

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泝流而上光稠自虔

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

弱挑戰羸倫為翻大破隱于城上隱奔還全播悉以

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岳州刺史鄧進思卒弟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

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

和辭。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好呼到翻以忠義自

許為治有聲迹齊聞於時而治有實迹所謂名朱全

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

見之泣下霑袂曰吾屬為帝室藩宋葉繩謹翻於音

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文擁彊六但自衛乎會張

濬自長水亦遣之書遺于李翻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

正會吾意夫復何疑扶音扶復雖力不足當死生以

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許為

貢獻及商販包東兵付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

河南孟滑河中陝魏華等州諸州皆朱全忠所有之地鄆音運陝失時翻華

戶什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道諸州者多事泚被擒

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鄩徐林翻時泰寧節度使葛從

周悉將其兵屯邢州朱全忠攻鳳翔使葛從周悉鄩

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謂其虛實及兵所從入求翻

又翻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

定市人皆不知比必利翻及也軍城泰寧軍牙城也

六二

通鑑

卷

立自唐然矣考異曰舊紀丙午青州牙將劉鄩陷

全忠之兖州又今牙將張厚入奏是日亦竊發於華

州殺州將婁敬思唐太祖紀年錄是月四日青州帥

王師範將劉鄩竊據兖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華州指

十乘至華州為華人所詰因竊發燔其郭殺華州指

揮使婁敬思而去新紀丙午師範取兖州梁太祖實

錄丙辰青州綱將亂于華而敗是日劉鄩陷我兖州

唐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曆丙午正月四日丙辰丁四

日編遺錄云魏師及朱友寧告急劉鄩正月四日襲

陷兖州與紀年錄等同梁太祖實錄多謬誤恐難據

今從諸書移置丙午唐祖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

補紀云天復二年尤誤

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省悉

鄩料從周必還攻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

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帥讀曰知州事婁敬思疑其

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故翻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

華州帥眾拒之天復元年十二月崔胤帥不克為崔

並遂不能走至高州追獲之九城志華州南至全忠

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

迪問以東方事起在色動是卒謂卒之備趨走者迪

察其有變屏人問之屏必鄩翻走卒具以實告迪不

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

東巡兖鄆即亮翻下同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

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為朱克

朱全忠後夷王師範張本戊申李茂貞獨見上遍賢中尉韓全

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易以茂

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易以茂

此誅韓全誨  
等何具易也

李茂貞誅

韓全誨等

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鮮奉車駕還京上喜即

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內養亦官

率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御食使掌御膳

諸司使一也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

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樞密分東西院

院為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

韋勳廷等十六人勳昌呂翻已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

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考

異日舊紀丁巳蔣玄暉與中使押送全誨等二十人

首級告諭四鎮兵士回鑿之期新紀正月茂申殺全

誨等唐太祖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

繼筠觀軍容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

等二十一人皆斬首囊盛押領出城以示朱溫金鑿

唐捕紀云天復二年二月誅全誨等八人其全誨等

伏誅日今從金鑿記實錄新紀被金鑿記唐年補錄

唐實錄後唐紀年錄載六日所誅官名可見者全

誨等四人處拜等十人而全誨記云是夜題置內

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一人首級

紀年錄殺全誨等二十二人北夢瑣言亦云二十二

人首級新傳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

章處廷等二十二二人若并繼筠等數之則多一人若

只數官官則少二人或者二人名不見與曰鄉來脅

留車駕懼罪離間竟翻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  
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辛亥全忠  
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朱全忠先此以李振為  
四鎮觀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

惟胤之罪殆無  
所容于天地矣

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

帥讀凡四降詔二賜朱書御札薛史載莊宗朝段徊奏曰唐制或歲時災

數國用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言甚切至悉復故官

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

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

是非胤始來崔胤其初所以未敢來者待朱全忠之

必知所先後輕重矣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

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

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

詣全忠營詰其所以一夫人於內命婦爵秩有國郡之

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

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

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

嗚呼唐昭宗惟幸於得出於全忠取平原茂貞必

不敢距豈知夫婦委命於全忠不復有能取之者乎

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嫌於同

故復侃納景王妃蘇氏古者猶謂師昏時鳳翔所誅

官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

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

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釋罪時客省使蓋通去

三仗止報平安唐制正衙有親勳翊三衛立仗左右

金吾將軍以一人報平安去三仗者

恐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昭宗佯為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為吾

繫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

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其後盡去昭宗禁衛皆用什人矣按全忠時擁十萬之眾昭宗方脫戎真虎

口託身全忠豈敢遽為此謀或者欲效漢高祖之折黥布亦恐昭宗不能辦耳今不取去羌呂翻之以

公服入謝唐章服之制有朝服公服朝服從省服也全忠見上頓

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

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

行全忠單騎前導十餘里上辭之此皆未全忠全忠

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從

尉翻下同友倫存之子也仲兒也是夕車駕宿岐山

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帥讀復以胤為司

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車駕至鳳翔胤

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

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

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

以二千人為定制神策軍入衛苑中自代宗魚朝恩始德宗貞元末始分為左右從才

用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

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直朝

遙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

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



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

於內侍省盡殺之考異曰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餘人並賜死於內侍省

金鑿記二十八日太祖紀年錄內請司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二百餘人一時斬首于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流

全忠議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梁太祖實錄已已魏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

侍省仍命畿內及諸道搜索處置以盡厥類唐年補錄云誅宦官七百一十人按舊紀編遺錄皆云正月

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實運錄全鑿記唐年補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新唐紀或云己巳

日或云二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胤雖奏云罷諸司使務道監軍赴關其實即日已誅之至二

月癸酉始下詔賜死故昭宗哀而祭之耳冤號之

聲徹於內外號戶刀翻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

誅之使疏吏翻下同止留黃衣幼弱者二十人以備洒掃宦

品如終之卑者衣黃酒所賣翻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鏐

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

愍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官

人出入其兩軍內外鎮兵悉屬六軍謂左右神策所統內外八鎮兵

也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臣光曰宦官用權

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

長知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

見賢其間復有性識優利優許緣翻智語言辯給伺

俟顏色承迎志趣尙相受命則無違迂之患使令則

有稱愿之効迂五故翻稱尺證翻自非上智之主獨

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亦不以事則近者日親

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懇

有時而聽論語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懇不行焉

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者也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

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

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未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

之衰宦官最名驕橫孟翻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

社言宦官在人主左右有所依憑如城狐社鼠不畏熏燒以濁亂天下未有能

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

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鬼翻如唐世者也所以然

者非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上宗鑒前世之弊深

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諸官章是宗是長宋

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

任以事惟明閣守禦科內掃除果食而已武后時稍

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負七品以上負外置千

負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

三千負衣朱紫者千餘人其備旨者輒拜三品將軍

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

奉委任華重長知兩翻天子王公皆畏事之

官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宗收兵靈武李輔國

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一而驕不能復制復扶遂

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悒終李代宗踐阼仍

道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

明視天子如妾賈誼曰天子天下之上而安植

來云妾妻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陵宰相如奴虜是以

來填入朝遇護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

狽幸陝陝失舟翻李光弼危疑憤鬱以墮其生郭子儀擯

廢家居不保立龍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奔勳庸更

為叛亂更工衡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日然讀

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

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

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

度以成陽法志之變寶曆神暹羣小暹七罪翻劉克

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官懿德昭六帝

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工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

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自

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左傳

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

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君有之上

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一膏之上

膏之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育音荒

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况才丁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

一朝誦詐之謀古翻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

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誅闔門屠滅天子陽

瘠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亦悲乎瘠於金翻以

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搔首自謂畏之况懿僖之

驕侈苟聲色越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

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官闕故翻一兩幸梁益皆令致所

為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

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

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李茂貞

賜姓各終則兵之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

華陰幽辱東內劫之華素何翻崔昌遐無知之

何崔胤字昌遐通鑑稱其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

圍城再崔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糒音備王虔斃

踏於飢寒北翻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

靡有子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此論歷叙唐官

具見前紀然則官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

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

漸可不慎其始哉履霜堅冰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

聖水也文言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其為患章章

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

師徒敗補蠹害丞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侍音自

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詩有巷伯之篇所以謹閨闈

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周幽王

人傷於讒而作巷伯之詩記巷伯寺人披之事君

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出披

讒使其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

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予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命云

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三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

狄人予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

由是得免公鄭衆之辭實和帝永元元年呂彊之

直諫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曹日昇之救患馬

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敬遵美之避權前紀並見

張承業之竭忠事見後其中山且無賢才乎顧人主不

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

耳果或有弊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

使之專橫孰敢焉橫戶孟翻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

草薙而禽獮之古音鄙薙它計翻獮息能無亂乎是

以表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事見漢崔昌遐襲之

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

惡衣之垢而焚之路惡鳥路翻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

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語論斯

之謂矣王師既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

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

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楊行密承制加朱瑾  
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  
福為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  
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成永興奔城走縣  
民大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  
之半矣永興漢鄆縣地兵分鄆置新陽縣隋改新陽  
曰永興唐屬鄆州九域志在鄆州東南四百  
五里今壽昌軍即  
其地降戶江翻

康熙華正正月廿九日京師寓閱明日絕糧矣何、嚴虞博記

戊子二月十四日京師閱虞博

庚寅七月十九日京師閱虞博

庚寅八月十八日有見唐昭宗為韓全誨劫遷事忽  
丁酉仲冬廿七日完連日禁寒今日始有暖氣而河水尚未解  
辛丑二月十日已卯再閱記

丙辰八月廿八日酉刻閱畢惇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戊寅三月初十日京師閱虞惇記

癸丑十二月初十日閱大而微夜總閱欲絕

逸農記

